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四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 謙 撫齋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
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
祠。歸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
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
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
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瑤一千七百
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
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
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閱七日。賊

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采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川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

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旣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市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怠厥功。獨怪帝乘馬故亦。

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旣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

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勲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旣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勲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驗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坡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

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
抑久用而瘡用人。問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
采云。

附 紀香木作像

錢塘 吳陳琰 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
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
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
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
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累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懾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千羽而有苗者輝



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訟

錢塘 吳陳琰 寶崖

永年馬兆燧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
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
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
遽發鄖陽司理某親鞫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
之役亦莫知所從詣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
鐵一錠始未嘗見也廼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
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
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

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公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

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問其言如會其面矣。易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易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闕。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孤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

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
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
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
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
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
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
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
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
故出以成其大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

流芳豔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

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日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蕭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綠陰下因名綠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

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峰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舫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子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

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端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

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

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千首彙錄之類曰仙音集噫嘻
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
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踪窗戶
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
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
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
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
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
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

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

璠

天璧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
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
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
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
夫人常訓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
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卽
守木。又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肅省矣。生曰。自卿爲
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
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
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嫗
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
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嫗恚甚往爭
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
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嫗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
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
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

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
妾而難其遇。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
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媼欲爲
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
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
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
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
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忝忝母子
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

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儼稍還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

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覩粧疑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嫺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
睜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
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
偕行花下。各陳懃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
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
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
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
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
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嫺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

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襦
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
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女月
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
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
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
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
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
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

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媼兄及姪生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媼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媼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媼勿持五十金爲聘。給媼兄。劫媼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

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
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日。
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恒
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
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
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
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辨香
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
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歛歛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

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醢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媼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日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媼妯娌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媼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媼急抱持之。曰。兒欲何

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

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憫。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墜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惻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

者乎我見。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我見。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願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婦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

賴或竟日枯坐。或澈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而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懣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儼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旣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

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母達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涇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 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興平

伯從子高通畜婢住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撈
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
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
淺簇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
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
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破死康熙甲辰予遇通
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
中短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
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

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
更爲八竈。中流淡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燃。
憂卽面胡。挑將宛轉。試斟滌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
五指琢玉。旣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
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
雹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
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
墮河而死。或援箆篲。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
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
元康阮咸。乃閔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
尚其係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成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

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閤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雲孫永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屢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干。

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袞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而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

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姬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姬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党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嫗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悲。至是聞姬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

孫矣。旣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貲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嫻嫻忽遭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滿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

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旣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判丹登雲而去。意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

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旣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

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旣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近。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

側及其旣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
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上海圖書館藏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記同夢

閩秀錢 宜 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褫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听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麝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

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馮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
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
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
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予曰。
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
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
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
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
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攬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
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其詫爲奇異。夫子
曰。昔阮瞻論無鬼。而見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
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
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
影微紅。朝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
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學。
尤求白描法。盡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
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覩遇天

人言詩示
二
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
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
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
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啓姬評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
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
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寄予愛
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夢以誌
異。

述怪記

繆彤 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
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
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
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
夜旣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
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
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旣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閣。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畱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關。我當爲武關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啞孝子傳

王 潔 卷八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旣啞。手復孿。僱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糲。受而納諸簞。白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歛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旣飼之苗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

精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开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瘡復孿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淺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暉 丹 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災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狀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嫗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

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昵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僇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臯 廣鄰

乩或作乚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批乩。名之曰乩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鸞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沔州人。唐禮部侍郎涓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

王人玉暨予兄涑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僊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此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皐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收不求。至何足以賦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滕。

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
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
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
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
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此
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
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
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
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矣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讚曰。臉臞而衷腴。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纖繁。萌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
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泗杏之通
儒盛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襲迨滄桑之會張生旣
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儒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
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南宮與否儒亦降
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
是科予落第予臨何公絃度陳公瓚中式蓋析何與
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
大固崔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凡僊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乎。或曰筆僊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泯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予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武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

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
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

初石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徹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噌吰激石。哮吼迤迤。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

人謂錢神誕乎。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
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
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
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
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
二辰。用銅甌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
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
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甌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
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是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巖岫森森若奇鬼異。以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踟躕。空
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悵快若有所失。
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
皆挾中泠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
江還。同舟憇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
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滿尺。傍三
耳。銅紐連環。且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
圈。上下隨綆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綰蓋
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
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
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
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
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
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絙上機
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
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絙啟視之水盎然滿
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鑪須臾沸起就道士瘦瓢微吸

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
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
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
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
不徒泉而異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
傭儉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
古以來真才埋沒厝鼎爭傳獨中泠泉也乎哉次日
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
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

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絙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繩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甕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蔣參軍傳

徐瑤天璧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間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蜩。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偃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汚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髡限

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間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逆力曳兩頭。佩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
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
用隸人麾下爲髡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
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髡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
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
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
選募凡庸退縮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
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

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此嗚呼是誰之過歟
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 鶴舫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餽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卽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畱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

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淡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虛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

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

珠網掛層臺。激灝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

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蟾影搖

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

家風逼大洲。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

通。會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銀臺金

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

生疑處隔天涯。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喫

苦茶。魚子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羅列

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貼

都在衆生心地閒。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
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凌
嶺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嵒
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楚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屠釣。今之異人隱于乞
勾。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勾
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
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
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
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
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
儼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
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
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鉞徒障人

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鐫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臧齋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見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

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能食乾鰕。人稱其爲一門。
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
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臧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儉
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
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
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
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
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
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
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

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刺匄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聊生
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
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
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驟括樓
岡。太史述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
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辭猶恍惚。吾耳
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
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卷十五 終